

新疆 少数民族 语言文学论集

主 编 王 堡
副主编 胡 毅



新疆大学出版社

序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众多的古老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流血流汗，共创东方文明，共同为保卫祖国、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正是由于新疆地区的多民族性，加之本地区从西汉至明初长达 1500 多年间，恰处于古丝绸之路的腹心地段，曾是中原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交叉荟萃之地，这就使新疆这一多民族地区形成为一个多语种、多文种的地区。世界六大语系中的三大语系的语言汇集在这里。从汉代以来，有 30

多种语言和近 20 种文字在这里留下了被使用的痕迹。直到今天，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五种语言文字和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等多种语言在自治区和有关自治州、自治县广泛使用；汉语言文字作为全国性通用的语言文字在新疆也使用了 2000 余年，架起了沟通各民族的思想感情，促进民族团结的金色桥梁。

新疆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学，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早在公元 7—8 世纪，鄂尔浑—叶尼赛碑铭群的出现，很快就被国内外学术界作为研究西域史和中亚史的原始文献，它们无异于突厥语系民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纪实、简朴、形象而又富于草原文采的叙事诗，由此进一步佐证了我国正史中如周书、隋书、新旧唐书以及诸突厥传所载关键性的一些材料的正确性，也补充了正史中的某些不足。11 世纪 70 年代，维吾尔族学者马合穆德·喀什噶里编纂的突厥文化史上的巨著、世界语言学界的罕见辞书《突厥语大辞典》，对研究我国新疆和中亚诸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学、语言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维吾尔族著名古典诗人、思想家、哲学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写的维吾尔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诗《福乐智慧》，以其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引起了世界公众的瞩目，并为维吾尔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继之元、明、清三个朝代，不仅当时的中央王朝注重对新疆语言文化的研究，留下了《高昌馆杂字》、《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西域尔雅》、《高昌译语》、《回回馆课》等文化遗产，而且出现了如赛喀克、鲁提斐、阿塔依、纳瓦依等著名诗人、学者，他们的著述，为突厥语族语言的纯洁化、大众化作过十分有益的探索，写下了如《科学的源泉》、《两种语言之争辩》、《韵律准绳》等一

些学术著作。

这里,我们还要提及的是,被誉为我国著名的三大部英雄史诗即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其中两部半就产生、流传于新疆地区。我们说它“两部半”,是因为蒙古族也有一部《格斯尔传》,它的最早原型乃是脱胎于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算“半部”吧。史诗,不仅是研究一个民族语言、历史、民俗、宗教、伦理方面的百科全书,不仅具有文学欣赏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枝奇葩。

以上所述,挂一漏万,无非是要说明新疆这片语言文化积淀极其深厚、丰富的沃土,正等待着人们去努力开发、耕耘。

1993年起,新疆大学作为自治区进入国家“211工程”的大学进行重点建设,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又是我校具有优势和特色的重点学科。我校人文学院出于展示近些年来在重点学科领域内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编选了这本《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论集》,并作为向“211工程”献礼。从本书收入的文章内容看,大部分文章对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方面研究的某些最新问题都有所触及,或取得可喜的成果。但是,由于编辑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所选文章的学术水平难免有所参差,欢迎专家、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所选文章,其作者有老、中、青三代,令人可喜的是,十之八、九的文章出自中、青年教师之手,显示了我们的事业正在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前程无限美好!

王 堡 胡 毅
2001年6月20日

目 录

- 序 王 堡 胡 毅(5)
- 维吾尔古代文学扫描..... 王 堡(1)
- 《福乐智慧》中的比喻及其民族特色
..... 阿尔斯兰·阿不都拉(18)
- 贯云石诗词曲的浪漫主义色彩 王开元(29)
- 中世纪波斯与突厥语民族文学中的“海米塞现象”
..... 艾赛提·苏来曼(40)
- 雪暗黄沙草木香
——肖雄笔下的七世哈密王伯锡尔 李中耀(57)
- 现代维吾尔戏剧文学流变研究
..... 穆罕默德·艾沙(63)
- 新疆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概观 张 明(81)
- 评克里木·霍加的诗..... 阿扎提·苏里坦(96)
- 论哈萨克史诗《英雄阿尔卡勒克》现实主义
的艺术魅力 黄 纲(108)

- 散发着浓郁民俗气息的哈萨克情歌 张 昀(118)
- 马合穆德·喀什噶里与田野调查方法
..... 热依拉·达吾提(127)
- 对少数民族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再思考
..... 欧阳可惺(135)
- 新中国建立以来新疆维吾尔古代文学研究概况
..... 海热提·乌斯曼(147)
- 非线性音系学与维吾尔语音节的底层结构
..... 高莉琴(167)
- 现代维吾尔语共时音系生成规律研究
..... 张 洋(181)
- 维吾尔语的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 马德元(195)
- 现代维吾尔语动词体语缀的重叠与分布
..... 木哈白提·哈斯木(204)
- 现代维吾尔语第二人称单数代词
..... 哈力克·尼亚孜(211)
- 《库曼语汇编》语音系统概述
.....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215)
- 中国柯尔克孜语南部方言及其特点 胡 毅(223)
- 简论锡伯语口语语音 安成山(237)
- 文学翻译应遵循美学原则 史震天(245)
- 基于音节音素组合的维哈语仿真语音
..... 周殿生(251)
- 从汉维语的对比中看句首介词“在”的省略
..... 张宏胜(260)

- 现代维吾尔语的动词 bolmaq 新探 乌买尔·达吾提(270)
- 维吾尔语情态词与汉语能愿动词的对比研究 庄淑萍(282)
- 现代维吾尔语双部词研究 滕春华(290)
- 从“左”、“右”看汉维文化差异 丁 鹏 王冬梅(301)
- 维汉语被动句的对比研究 张国云(306)
- 汉维复句中关联词语的对比 赵 平(315)

维吾尔古代文学扫描

王 堡

导 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居住在辽阔富饶国土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我们的伟大祖国,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新疆古称“西域”,两千多年前,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横贯这片疆土的天山山脉,自西向东,恰似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其南北两麓恍若雕翎丰厚的双翼。天山南侧是塔里木盆地,这是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南疆地区,由于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南路经过这里,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交通的孔道,繁荣的文化、经济中心和农业园艺的基地;丝绸之路途经的于阗、莎车、疏勒等中心城市,以及塔里木河上游,多是维吾尔人聚居之处,堪称维吾尔古文化的发祥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也是维吾尔人及近邻诸民族的人们共同用汗水和智慧浇灌出来的美好家园。

维吾尔人民同各民族人民一道,在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西北边疆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瑰丽多姿的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并在一代又一代不断地传承、充实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传统。这些文学作品,无论是口承文学或是书面文学,都是研究维吾尔族社会历史、经济

文化、风情习俗、伦理道德、哲学宗教等方面的宝贵资料,是维吾尔族人民的知识宝库和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显示着特具艺术魅力的一颗明珠。

维吾尔社会历史掠影

维吾尔族是操突厥语诸民族中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古以来聚居在天山南北的各个绿洲,也有少数分布在湖南省桃源、常德等县。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维吾尔族人口为 700 多万。

维吾尔族历史悠久,其族源可追溯至公元前游牧在我国北方、西北乃至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和 5~6 世纪游牧在鄂尔浑河和天山一带的“铁勒”。汉文史书上常见的“袁纥”、“韦纥”、“韦护”、“乌护”、“回纥”、“回鹘”、“畏兀儿”等,都是“维吾尔”一词的不同音译。

维吾尔族先民回纥在 7 世纪时曾建立了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的回纥汗国。受唐朝册封。贞元四年(788 年),改“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回鹘汗国势力日强,一度扩展到天山一带。开成五年(840 年),回鹘汗国破灭,向西分三支迁徙,即历史文献上记载的“回鹘西迁”:其中一支迁在今甘肃河西走廊定居下来,成为今裕固族主体;另一支迁至巴里坤草原和吐鲁番盆地,在这里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西迁到七河流域的巴拉沙衮地区,并于 10 世纪中叶建立了包括南疆地区和中亚细亚在内的喀喇汗王国。此时,维吾尔族的生产由游牧生产为主逐步转变到以定居农业生产为主,经济交往有很大的发展,商业繁荣,通过互市将马匹、玉器、药材等大量运往内地,换回铁器、茶叶、丝绸或钱币,使居住在喀喇汗国地区的各民族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 1124 年至 13 世纪初,今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曾先后受辽

与乃蛮贵族的统治。1209年,高昌“亦都护”主动要求臣属于蒙古成吉思汗。同年置达鲁花赤监之。1324年并入察合台汗国。元朝起用了许多维吾尔族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帮助蒙古贵族征服了金朝和南宋,并帮助蒙古贵族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明洪武四年(1371年),察合台汗国灭亡,今新疆境内分裂为许多割据政权,“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明史·西域传》)。这些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仍为察合台蒙古贵族的后裔。别失八里的马哈麻继秃虎鲁铁木儿汗之后,在蒙古族中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迫使为数众多的蒙古族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此时,维吾尔族中一些伊斯兰教的宗教上层把圣谱加在了自己家族的头上,以“圣裔”自我标榜,在白山派和黑山派两个不同教派的名义下形成了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两个政治派别。17世纪初,在天山以南包括天山间诸盆地——焉耆、吐鲁番、哈密建立了叶尔羌汗国。这个封建汗国的居民主要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其统治者仍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察合台蒙古贵族的后裔。叶尔羌汗国与清朝政府维持着朝贡、贸易的良好关系。在叶尔羌汗国内部,由于白山派与黑山派的对立斗争,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白山派和卓勾结准噶尔蒙古统治贵族攻入南疆,叶尔羌汗国灭亡了。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年),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之乱,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758~1759年)又平定了大小和卓图谋建立“巴图尔汗国”之乱。1762年清朝在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统管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以东的军政事务。

维吾尔族具有卫国爱家、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由于清朝的腐朽,官僚的横征暴敛,维吾尔族人民民不聊生,掀起了反抗斗争,多次举行起义。维吾尔族同新疆各族人民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抵抗外敌入侵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沙俄侵略者和英帝国主义在新疆的侵略活动都遭到了维吾尔人民的坚决抵制。捍卫了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维吾尔语言文字剪叙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对人类文明的促进起着巨大作用。

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维吾尔语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从7世纪时起,回纥在鄂尔浑河上游的于都斤山建立起强大的回纥汗国,称雄于各游牧民族,在这一历史时期,回纥人曾采用在漠北各游牧民族中产生重大影响文字——古突厥文。最古老的突厥字母保存在一系列碑铭文献中,其中最著名的是从鄂尔浑河流域发掘出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噶欲谷碑》、《磨延啜碑》。维吾尔人属于自己的并使用时间较长和范围较广的一种文字,是回鹘文,这种文字从8世纪至13世纪在新疆地区和中亚地区都曾广泛使用,部分地区甚至延用到16世纪。尔后,它还成为蒙文和满文的基础。由于回鹘文使用的时间长,使用面广,因而也是目前保存下来文献较多的一种文字。诸如:《金光明最胜王经》、《玄奘传》、《妙法莲花经》、《乌古斯传》、《真理的入门》、《高昌造寺碑》、《弥勒会见记》、《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古代吐鲁番民歌》、《帖木尔世系谱》、《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伊索寓言》等等。在大量使用回鹘文同时,少量使用摩尼文等。9世纪中叶,喀喇汗王朝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随之,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字母逐渐渗透到维吾尔人的生活、政治及语言文字当中。阿拉伯字母由28个字母组成,后在波斯文的影响下,又增添了4个字母,共32个字母。成为维吾尔人的民族文字。自10世纪以来,保留至今的绝大部分文献资料,特别是文学典籍,都是以这种文字书写的。自然,新旧文字的交替使用,不可能在某一时期一刀切断,至于维吾尔人完全放弃回鹘文,改用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的民族文字,则是15世纪之后的事。米儿札·海答尔在《拉失德史》中所述:在察合台汗国时,伊斯兰教才逐渐传入吐鲁番地区,东察合台汗黑德儿和卓时,当地的维吾尔族

才皈依伊斯兰教。从而,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民族文字随伊斯兰教的传播,逐渐成为维吾尔族统一使用至今的文字。

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流传到新疆。随着佛教从印度的传入,大量佛经译为古代新疆文字。早期的汉文佛经,并不是从印度的梵文直接译出的,而是通过新疆的各种语言文字翻译的。古代新疆翻译佛经时使用过的语言文字有很多种,像于阗语、龟兹语、焉耆语等,也有佉卢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西夏文、粟特文、汉文等等。这些语言文字以及梵文的佛经都在新疆发现过。由于佛经翻译事业的大发展,翻译学、音韵学也发展了起来。这中间古代西域高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龟兹人鸠摩罗什,就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而疏勒(喀什)高僧慧琳,在他的《一切经音义》一书中,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汉语音韵及其它方面的资料。

伊斯兰教是9世纪后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不仅作为一种宗教,在维吾尔族中也形成一种社会制度,广泛地渗透到信徒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古兰经》代替了佛经,清真寺代替了佛教庙宇,“安拉”(阿拉伯语 Allah 的音译)成为穆斯林信仰的惟一主宰,人们不再焚香念佛而是面向西方礼拜祈祷,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遗产分配、服饰建筑、饮食礼仪等等,无不按伊斯兰法规办理。随着岁月的推移,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人的民族文字,自然就在本民族中全面应用开来了。喀喇汗王朝时期,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以哈卡尼亚语(朝都语)、阿拉伯文书写的长诗《福乐智慧》;马合穆德·宾·胡赛音·穆罕默德·喀什噶里以阿拉伯文解释突厥语辞目的大型古辞书《突厥语大辞典》,标志着新疆伊斯兰文化史上的两座高峰。

维吾尔古代文学发展轮廓

维吾尔族文学的主体,由三大部分构成。其一是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而成为巨大财富的、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的民间口头文

学,也称民间文学;其二是古代书面文学;其三是现、当代文学。维吾尔文学的这三大块,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既表现在书面文学产生于口头文学的土壤,并不断从口头文学汲取养料,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方面;也表现在书面文学对口头文学的影响方面。这三大块,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不能不产生互相渗透的现象。例如,在民间文学素材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古典叙事诗及其它作品,反过来又在民间口头流传繁衍。这种现象在维吾尔文学中是常见的。

民间文学是维吾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民间叙事诗、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寓言、谚语、谜语、民间弹唱等多种体裁和形式,对维吾尔族作家文学有着重大影响。

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从萨满教神话传说到佛教时代的故事。那是古代英雄的传说和缅怀祖先的故事。如《狼的故事》、《乌古斯传》、《阿甫拉西雅布传说》、《德迪库尔库德诗》、《托玛丽斯》、《艾里甫—赛乃姆》、《塔伊尔—祖合拉》等等传说、史诗和大量的历史民歌、幽默故事、箴言警句,构成了民间文学的主体。《乌古斯传》,反映了尚处于游牧民族部落社会阶段时期的维吾尔族先民信奉萨满教的原始风习,对苍狼的图腾崇拜,以及对周围其他古老部落民族的民俗风情的解释。它是迄今发现的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部古老的散文体史诗。《艾里甫—赛乃姆》、《塔伊尔—祖合拉》等爱情叙事诗,以反抗封建婚姻、讴歌婚姻自主为其基本主题。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爱情故事,往往成为历代诗人、作家进行创作的传统题材,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回到民间流传开来,循环反复,形成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水乳交融的状况,这是维吾尔文学在继承、创新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维吾尔族民歌十分丰富,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劳动歌、生活歌、历史歌、习俗歌、情歌及新民歌等。各类歌谣都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阶级社会里,不但

是维吾尔人民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而且具有调节劳动、举行仪式、表达爱情、教育子弟、裁决是非、交流经验,开展娱乐等的多种社会功能。新民歌则是维吾尔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烈歌颂,表现了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维吾尔族民间故事,内容广泛,风格多样,有的清幽淡雅,有的瑰丽神奇,有的机智幽默,有的寄寓深远,大多表现了劳动人民鲜明的爱憎是非观念和顽强、乐观、风趣的民族性格特征。在维吾尔民间故事中,还有流传极广,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阿凡提的故事、毛拉则丁的故事、赛莱恰坎的故事、寓言故事、动物故事等等。例如《阿凡提的故事》,在维吾尔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数百年来,广泛地流传于天山南北,家喻户晓,现在已为全国人民所喜爱。阿凡提的故事是以阿凡提这个虚构的人物为主人公的、以讽刺和批评为特点的短小民间故事。故事构思独特、语言幽默、富于智慧和正义感的品质,揭露和讽刺了封建统治者。

维吾尔民间文学在表现手法上,也有其独特之点。最突出的是,在处理题材刻画人物时,往往采用对比的手法,显示出劳动人民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风格上往往表现出沉郁激昂而略带曲折、缠绵的情调。这是和劳动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深受痛苦生活的折磨分不开的。在表现技巧上的幽默、含蓄和语言运用上的生动活泼,富于想象和夸张等,也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共性特点。

维吾尔族有丰富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文学传统。维吾尔族的作家文学,根据迄今可见到的出土文物及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发轫于公元7世纪,它大体可分为回鹘汗国文学、高昌回鹘汗国文学、喀喇汗王朝文学、察合台文学、叶尔羌汗国文学、清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几个历史时期。

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时期,约为6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主要是鄂尔浑碑铭文献。这些

碑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简短的历史记录;另一类是具有完美的文学色彩和史诗性质的碑文。后一部分代表了当时的书面文学,包括《噉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回鹘骨咄禄毗伽可汗碑》。这些碑铭,尽管数量不多,却为我们了解整个一代书面文学的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碑铭主要采用了散韵相兼的叙事诗体裁,以排比、反复等手法构成了诗的节奏。语言生动,内容凝炼,具有英雄史诗刚健雄浑的风格。这些碑铭尽管反映的历史事件不同,但在思想倾向上却具有共同性,几乎都以结束内部纷争及战乱,建立统一团结的汗国,俾使人畜兴旺发达为主题,歌颂了为实现这一愿望而斗争的英雄的功绩。这些碑铭文献,为后来的抒情长诗和叙事长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另有一部《占卜书》,也是这时期流传下来的一部卜筮作品。

高昌回鹘汗国与喀喇汗王朝时期,约起于9世纪中叶。在维吾尔历史上发生的“回鹘西迁”的大迁徙,开创了维吾尔文学的新时代。9世纪~13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维吾尔族的先世,西迁的回鹘分别建立了各自的独立的两个汗国。由于这两个汗国所处的历史、地理、宗教等社会条件的不同,因而在文学上呈现了双峰对峙的局面,一为摩尼教、佛教及汉族文化影响下的高昌回鹘汗国文学;一为伊斯兰教及阿拉伯、波斯文化影响下的喀喇汗王朝文学。

高昌回鹘汗国,以吐鲁番为中心,东接河西走廊,西至拜城,包括焉耆、库车、拜城、鄯善、哈密及敦煌以东部分地区,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早就是中原文化和东罗马文化、古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荟萃之所。兼之高昌汗国境内,佛教、摩尼教、景教同时并存,因此这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呈现出兼收并蓄,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不仅从汉文、梵文、吐火罗文、藏文翻译了大量佛经及摩尼教、景教典籍,而且还翻译或改写了许多源出佛教传说、本生故事的文学作品;如《恰希塔纳伊利克伯克》、《哈勒亚木哈拉和帕帕木哈拉》、《两个王子的故事》、《神猴与帕德摩瓦提姑娘》、《达尼提·帕

拉》等。此外还有《伊索寓言》、《圣乔治殉难记》以及《三个波斯僧朝拜伯利恒》等与景教流传的有关故事。诗歌有《吐鲁番民歌集》、《佛教诗歌集》、《摩尼教赞美诗》等等。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是押头韵,与之后的维吾尔诗歌明显不同。过去世代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如《乌古斯传》等,此时有了写本或抄本传世。戏剧文学及舞台艺术也开始进入了维吾尔人民的社会生活,多幕剧《弥勒会见记》的几个抄本的发现可为例证。15世纪后,伊斯兰教开始在新疆全境取得统治地位。高昌汗国时期及其以前创造的大量非伊斯兰文化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迄今发现的文学作品为数寥寥,且多属断简残篇,原著译者多无从查考。现仅从少数幸存作者的姓氏的残卷中得知当时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有:迦鲁纳达思、齐齐、阿普林噶特勤、僧古萨里、齐速亚都统、伽琳、凯什、阙达干、阿思黑都统、帕拉特亚亚·谢里、克克、库勒达干等人。高昌时期的文学作品,尽管得以流传的甚少,但正如一滴水可观沧海一样,这些作品,特别是从诗歌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学曾有过高度的发展。那些流传下来的诗作,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艺术形式完美,表明维吾尔古代的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形式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高峰。

喀喇汗王朝(或称哈喇汗国),其疆域包括南部新疆、七河流域和中亚的大部。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手工艺及贸易的繁荣,巴拉萨衮、喀什噶尔成为喀喇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维吾尔文化和文学也相应地出现了繁荣高涨的局面。喀喇汗王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文学艺术,被置于伊斯兰教义及伊斯兰哲学影响之下,因此喀喇汗王朝的维吾尔文学,与同时期的高昌汗国文学相比,更多地吸收了阿拉伯一波斯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内容、形式、体裁、风格上都别具特色。

喀喇汗王朝时期遗留下来的著名文学遗产有:马合穆德·宾·胡赛音·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优素甫·哈斯·哈

吉甫的长诗《福乐智慧》，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艾合买提·亚萨维的《警言集》等。《突厥语大辞典》系作者在中亚各突厥语族居住的城镇和乡村，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语言资料编写而成。全书按辞目的语音结构分为八卷，共收 7 500 个辞条。为了注释辞义，作者在释文中介绍了维吾尔族及其它突厥语部族的源流及分布地域、典章制度、人文风尚、文化成就等多方面的情况；辞条注释中还收录了格言、谚语 300 多条，诗歌、民谣及史诗片段 240 余段。从中可以窥见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学反映历史和现实的广度、深度及其艺术成就。《突厥语大辞典》被国际突厥学界公认为 11 世纪突厥人的“百科全书”。《福乐智慧》这部著名古典长诗，共 85 章，6 645 节，13 290 行（后人附加的章节和序言不计在内），用“阿鲁孜”古典韵律和“玛斯纳维”诗体写成。长诗以“日出”国王、“月圆”大臣、“贤明”大臣、“觉醒”隐士四个虚构人物代表四种意念，通过他们之间的作为和对话，广泛地探讨自然规律和社会问题，其中心思想是强调法制，选贤用能，公正地治理国家。作品具有诗剧性质。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的典范作品，对后世维吾尔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真理的入门》这部哲理训诫性长诗，强调了知识文化的重要，称颂了慷慨、正直、谦逊、大度等美德，谴责无知、昏庸、贪婪、骄傲等恶习，具有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宣扬了伊斯兰教义及封建道德规范。《警言集》是一部富于韵律的哲理诗集，诗中充分体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教义，宣扬神秘的爱、泛神论和神智论思想，同时又对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和世俗倾向的不满提出消极抗议。在维吾尔古代文学中是一部值得研究的重要资料。

维吾尔文学的察合台时期，包括一个相当长的时代。自 14 世纪始，直到 16 世纪末叶，在这一广大地区生活的使用突厥语族诸语言的人民中，通行一种共同的书面文学语言，学术界将这一语言称之为“察合台语”。以此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即被称之为察合